



苏联当代小说选



当代外国文学



苏联当代小说选

北京师范大学苏联文学研究所编选

外国文学出版社

一九八一年·北京

责任编辑：程文
封面设计：宁成春

苏联文学作品选

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朝内大街166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冶金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字数326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7 $\frac{1}{16}$ 插页2

1981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00,001—42,500

书号 10208·67

定价 1.25 元

目 次

阿纳托利·阿列克辛

五排第三个 (1975)徐玉琴译 (1)

谢尔盖·沃罗宁

最后一次远行 (1978)潘桂珍译 (44)

奥列西·冈察尔

省悟已晚 (1978)唐其慈译 (130)

达尼伊尔·格拉宁

建立塑像的地方 (1973)邓蜀平译 (147)

阿纳托利·卡利宁

永不复返 (1974)王 燎译 (202)

瓦连京·卡达耶夫

紫罗兰 (1973)栗周熊译 (317)

瓦吉姆·柯热夫尼科夫

田野呀, 田野 (1979)刘 若 裴家勤合译 (362)

尤里·纳吉宾

女法医 (1978) 邓蜀平译 (440)

巴维尔·尼林

初 嫁 (1978) 臧乐安 范信龙 井勤荪合译 (493)

五排第三个

阿纳托利·阿列克辛

阿纳托利·阿列克辛(1924年生)是当代苏联著名儿童作家。一九五〇年毕业于莫斯科东方学院。一九四五年开始发表作品。现任俄罗斯作协理事、《青春》杂志编委。主要作品有：中篇小说《三十一天》(1950)、《埃利维拉札记》(1956)、《心的友谊》(1958)、《关于我们家》(1972)、《分家》(1979)，剧本《我的弟弟吹黑管》(1968)、《明之见》(1971)等。一九七四年因剧本《常来电话，常来玩》和《回信地址》获俄罗斯克鲁普斯卡娅国家奖金。一九七八年又因四部中篇小说：《五排第三个》、《剧中人和表演者》、《前天和后天》、《疯狂的叶夫多基娅》获苏联国家奖金儿童文艺奖。

阿列克辛以写中篇见长。作品多以少年儿童为主人公，通过揭示成年人与青少年相互关系的矛盾冲突，探索社会、家庭、学校对其道德品质形成的影响，以此来反映苏联社会现实。《五排第三个》是其近期作品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。

我常听说，人们疼爱孙子孙女甚过于自己的亲生子女。

我还不相信哩……然而确实如此。也许这是因为他们出生的时候我们已经到了晚年，这时我们最怕的不是死亡和疾病，而是孤独。

丽莎正是在那种时刻出世的：我已经将近六十岁了。我的儿子沃洛佳和儿媳克拉娃事先声明，他们敢于走这一步完全是因为有我在身边，不然他们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。把丽莎接回家来的时候，沃洛佳和克拉娃说，养育孩子的责任全托付给我了。何况我在学校里整整工作了三十五年呢。

“我们谁都没有这样小就由教育家来管教啊！”沃洛佳对我说。

克拉娃附和了丈夫的意见。

丽莎刚满一周岁，沃洛佳和克拉娃就到外地去进行发掘工作了，因为某地又发现了一座古墓。他们的职业不是面向未来，而是面向遥远的过去——两人都是从事考古工作的。因此由我来抚养丽莎，也就完全合乎常理了。

我认为，我的孙女应该比所有同年龄的孩子说话都早，比所有其他的孩子都先认字，对周围世界的领悟也应当比别的孩子快……因为儿子曾经暗示过，退休的是我本人，而我的教育经验可不能闲置起来。

克拉娃又附和了丈夫的意见。

他们确信，三十五年积累的丰富经验应一古脑儿用在可怜的丽莎身上——一定会取得惊人的效果。

然而我的经验却和孩子的性格发生了冲突。

孙女很有个性，这我立刻就看出来了：她几乎从来没有哭过。甚至身上疼痛或者尿布湿了的时候，她都不动声色！这就带来了许多额外的困难。

当孙女两周半的时候，我给她讲，丽莎不是她的大名，大名听起来庄重得多，叫叶丽莎维塔。从那时候起她对丽莎这个名字就不再有了反应了。你叫她，她不回答——怎么叫也不回答。我便开导她，用叶丽莎维塔这样长的名字叫她那样小的孩子是很不自然的，人家会笑话的。

“随他们笑好了。”她说。

于是我向她解释，单独称呼大名，不带父称不行，因为只有对女皇才能这样称呼。^①从这时候起，丽莎又显出一副威严的气派。于是当她父母从发掘墓穴或古坟的地方打电话来询问孩子的时候，我就对他们说：“叶丽莎维塔正在睡觉……叶丽莎维塔正在坐盆……”

孙女获得了一生中的第一次胜利。

在我房间桌子上方挂着许多照片。这是我教过俄语课和文学课或同时兼做班主任的那些班级的照片……这些照片上的人，第一排蹲着，第二排坐着，第三和第四排通常是站着。无论是蹲着的，坐着的，还是站着的，面部表情都没有孩子气，很严肃。可能是因为教师在场的缘故。教师们永远坐在第二排的当中。

叶丽莎维塔爱指着照片挨个问：“这是谁？这又是

^① 叶丽莎维塔（伊丽莎白）·彼得罗芙娜，俄国女皇，彼得一世的女儿，一七四一——一七六一年在位。

谁？……”

既然机体组织老化的主要特征是——遥远的事情记得清清楚楚，不久以前的事情倒忘得一干二净，我立刻叫出了自己教过的学生的姓名。

只有一张照片上有五排人。一个在黑白照片上棕黄色头发显得发淡的小伙子，与众不同地微笑着。他就是那第五排的左起第三个人。

我早就告诉过孙女，这是万尼亚·别洛夫，同他并肩站着的是她爸爸。那天万尼亚同别人打了赌，说他能够站在摆起来的双层椅子上，于是后面加了一排，这是任何其他照片上所没有的。

叶丽莎维塔的爸爸也跟着自己的好朋友上去了，虽然在这样的建筑物上勉强能站得住。这对他来说格外困难，因为他生来右脚就有点瘸。总想出人头地的谢尼亚·格鲁布金差点儿从椅子上掉下来。

而万尼亚·别洛夫却微笑着。

这是我的冤家。我对叶丽莎维塔讲过他的许多恶作剧，为的是让她永远不去做那样的事。

有一次，万尼亚·别洛夫当着街上行人的面走过三楼的房檐，出现在我们教室的窗口，问道：“可以进来吗？”

“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呢？！”当天校长问我。

“万尼亚·别洛夫……”我回答。

又有一次，他宣布绝食了。他认为，我给一个学生打的两分不公平。课间休息时万尼亚走到我跟前小声说：

“薇拉·马特维耶芙娜，您提问的问题事先没有布置过呀。”

“但是我布置的他也没掌握好啊。”

“没掌握好？那也可能……但不能就给他打两分呀。”

“分数已经登在班级日志上了。”

“那也可以改呀。”

“不行。”

“您应当把它改过来。”

“绝不可能。”

“请您原谅我，薇拉·马特维耶芙娜，但我要抗议。”

“用什么方式呢？”

“宣布绝食。”

我笑了笑，挥了挥手。

但是这天他没上食堂去吗。我查问过了：他没去。第二天也没去……

“你还在绝食？”我故意漫不经心地问。

“还在绝食。”他回答。

“还打算……长期坚持吗？”

“直到您把两分改过来。”然后他回头看了看，又小声补充说：“您别担心；别人不知道这件事，要不然学校食堂就得关门啦！”

晚上我拜访了万尼亚的父母。

别洛夫家住在学校附近，马路的对面。

幸好万尼亚本人不在家。他的父母，两位和蔼而腼腆

的人，很不安。他们不象万尼亚那样果断和莽撞。

“出了什么事啦？”母亲一只手捂着胸口问道：“他……在学校干了什么事？”

“请别担心。”

“怎么能不担心呢？活着全是为了他……”

房间里最舒适的地方摆着一张桌子，桌上放着万尼亚的书包（我一眼就认出来了）、书和练习本。桌子上方挂着课程表和那张照片，万尼亚站在五排第三个位子上。

“请放心，”我说，“他学习得很好，大家推选他参加数学竞赛。”

“谢天谢地！”母亲说。

这时我鼓起勇气问：

“请问，他……吃饭吗？”

“不吃了，”万尼亚妈妈不安地回答。“只喝水……面包连嘴边都不沾。我问他：‘是不是肚子不舒服？’他说：‘没胃口。’已经是第二天了……”

“是啊，这样下去，他想要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。”我这样想着。第二天当着万尼亚的面把那个学生的两分改成三分。

“为什么？”当我向六岁的叶丽莎维塔讲起这件很久以前的事情时，她问道。“你怕万尼亚死吗？”

“我把那个学生的两分改成了三分。”我又重复了一遍。我只是没有说，那个学生就是她爸爸。

二

是的，沃洛佳在我班上学习。我本来不愿这样……校长在劝说我做六年级丙班班主任的时候说道：

“别推辞吧！那都是偏见。谁会怀疑您的公正呢？”

我同意了。此后连续三年我都在证明那校长所说的，谁都不会怀疑的公正。不知怎的，这不知不觉变成了我的主要教育任务之一。我在努力证明……大家都看得见，我对自己的儿子是严格的，毫不迁就，一丝不苟。沃洛佳是怎样忍受过来的，我到现在还无法理解。

任何一本教育学都没有写过，如果教师的儿子坐在窗旁第一张书桌后面，自己的鼻子底下，当教师的应该怎么办。

沃洛佳所以坐在第一排，就是因为他想坐在最后一排。

我多次以他的作文为例，向全班讲解词义上和语法上的典型错误。我把他留在黑板前的时间很长，并用姓称呼他，叫他库德里亚夫采夫，虽然对其他孩子我只叫名字。

结果，我对他还是另眼看待了，在相反的意义……

沃洛佳的文学课必须回答得呱呱叫。有一次，我觉得他答不上来想蒙混过去，就向他提了一个课上没有学过的偏题。他不吭声了，而我向他，确切点说是向全班，大声宣布：

“两分，库德里亚夫采夫！……”

就在这时万尼亚·别洛夫宣布了绝食。

“你要永远记着你是我的儿子！”我提醒沃洛佳说。“你要正确地理解我。”

他记住了，理解了，也不抱怨。但是万尼亚·别洛夫不愿意理解！他干预了我们母子兼师生的关系。于是一切都被破坏了！……

我告诉沃洛佳，他的兴趣不应该局限于历史和古代的泥瓦片。我提醒他，他没有权利在数学测验时靠别人暗示或打小抄。

但是万尼亚·别洛夫向我儿子证明，数学对他是不会有用的——并继续在考试的时候让他分享自己的数学才能。

我力图使沃洛佳相信，数理化是每个人必不可少的智力训练。过后万尼亚却极力向他说明，正常人的训练每天不能超过二十分钟。而这儿有这么多功课，这么多考试。这算什么训练呀？

我知道，盯着我和儿子之间关系的，除了万尼亚外，还有一个人，就是谢尼亚·格鲁布金……

有一种人，看你穿件新衣服，不去祝贺你的新装，而是说：“您可真爱打扮啊……真爱打扮！”了解到你刚休假回来，他们就摇摇头：“您老是休息……老是休息！”发现你气色很好，他们又会叹口气：“您真是精神焕发啊……”看见谢尼亚·格鲁布金，我就想起这号人。他对别人的成功总怀有病态的敏感。他处处觉得别人在享受特权。如果有谁病

了，谢尼亚就说：“很清楚，人家想休息休息。”如果有谁家庭作业得了五分，他就问：“怎么样？妈妈爸爸出的力吧？”

准确地表达某种看法，是谢尼亚最头疼的事。因为自己头疼，所以他恨文学课，也连带恨我。

孩子们给格鲁布金取了个外号叫乌鸦：他好象盘旋在教室上空，瞄着所有的人并对每个人都有所怀疑。

他怀疑我偏爱自己的儿子。

当沃洛佳跛着右腿向黑板走去的时候，格鲁布金用不信任的目光伴送他：他会不会是为了给自己谋点好处而装出来的？

很难找到象万尼亚和谢尼亚这样两个截然不同的人了。但是他们两个都使我本来就不轻松的处境更加复杂起来。

当我把自己的班级引上注重品德教育轨道的时候，我从谢尼亚眼里看到一种强烈的愿望，他希望沃洛佳脱离这条轨道。那时他就可以说出那句早已揣摩好了的话：“还是先把自己的儿子管教好吧！……”

我自己也最怕沃洛佳的哪个行动同我的教导和要求相违背。

然而，这种事还是发生了……

八年级丙班的数学考试迫近了。让我的沃洛佳解一道几何难题等于让谢尼亚·格鲁布金弄懂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区别。

那天早晨上学的时候，沃洛佳希望数学老师出点什么

意外。我自然对他说，这种愿望是不道德的。

“只需要她在哪儿耽搁上一刻钟。城里的事故还少吗？然后她再去考我们就晚了……”

“可你不是都复习过了吗？”

“对我来说一点用处都没有！”

数学教师是我们学校中少有的几位比较注重仪表的女教师之一。她往往在其他教师离开教员休息室后，走到镜子前匆忙把自己打扮一番，仔细检查一下面孔和发式。当她确信一切妥当之后，才赶去见高年级学生。

那一天她照样耐着性子等待着，直到最后一本班级日志从教员休息室的桌上消失。她走近镜子……

忽然有人把她锁了起来。钥匙从走廊那边转了一下——沃洛佳的愿望实现了：数学教师出不来了。

过了二十分钟，清洁工来打扫走廊，才听到轻轻的敲门声：数学老师不愿意把事情闹大。

考试无法进行了。

我明白，这回谢尼亚·格鲁布金又可以有话说了！

数学教师不愿意参加这一“案件”的审查。她漂漂亮亮的，并不需要保护。此外，她宁愿使自己陷入窘境，也不愿成为笑柄，而这件事有使她受到讥笑的危险。

“我要请库德里亚夫采夫解释一下，他怎么胆敢这样做！”我望着谢尼亚·格鲁布金说。

他的眼神里没有得意，只有慌张：如果是我亲自责备儿子，他还有什么可归咎于我的呢？

但这时从后面座位上传来了万尼亚·别洛夫的声音：

“这和沃洛佳·库德里亚夫采夫有什么关系？是我把她锁在里面的。”

“你……怕考数学？”我吃惊地问。

“这是出于集体主义精神！”万尼亚回答完，坐下了。

谢尼亚·格鲁布金的眼里充满失望和忧郁。

“万尼亚，你应该向伊林娜·格利高里耶芙娜……道歉，”我不知所措地说。

“可是我在锁门的时候已经对她喊过一声‘请原谅’啊。”

“她没听见。而后来……现在我可没功夫开玩笑！”

“我也一样，”万尼亚·别洛夫说。

“去道歉……快！当面道歉……”数学教师不喜欢在这种戏剧场面中出场。“别洛夫为谁做了这件事，那个人也应该感到羞愧！”我说，又望了望谢尼亚·格鲁布金。

当天校长问我：

“怎么，又是万尼亚·别洛夫？”

“又是他。但是从另一个角度……”

“是采取措施的时候啦！”

“是时候了。”我回答。

等到学年末，我和沃洛佳一起转到了另一所学校。学校离家远了……然而离万尼亚·别洛夫也远了！

后来，又过一年，我们家迁到城里的另一头去了。结果就是这样。

三

从前我觉得，包括我在内的人类这半边天缺乏幽默感。但是我的孙女叶丽莎维塔经常推翻我这个看法。

她常要我给她讲万尼亚·别洛夫调皮捣蛋的事，那些虽然经过多年但仍使我的教育想象感到震惊的事。一听到它们，叶丽莎维塔就笑得前仰后合，倒在长沙发上。

她不知从哪个大人那沾染了个口头禅“你听我说！”而且几乎每句话都以它开头。

“你听我说！”她先就躺倒在长沙发上说。“他就那么出现在窗口，就那么说：‘可以进来吗？’”

“就那么……可是他没想到，他要是从三楼跌下去会怎么样！他总是不会动脑筋的。”

“如果他想出了爬窗口，怎么能说他不动脑筋呢？”

以其六岁年龄而论，叶丽莎维塔的思维是很有逻辑性的。

“他不替对他负责的人着想，”我解释说。“他只想着自己，想着他那些异想天开的发明。”

只有万尼亚做过的一件错事，一件我认为最严重的错事，我没对叶丽莎维塔讲过，也没对其他任何人讲起过……

小孩子们总是让人给他们反复念他们喜欢的书，反复讲他们喜欢的童话。叶丽莎维塔听起万尼亚·别洛夫淘气的事儿来也没有个完。